

見性迷性悟人悟空非空悟色非色故前迦葉云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後迦葉云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十八祖迦耶舍多云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云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東土二祖云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此祖祖燈燈唯在明心而已自風幡論後各立宗門別出模樣直到于今豈離心之外而別有大乘者乎離大乘之外而別有佛法者乎

大傳送問曰夫生而有形死而散有形則有性竟散則性泯理之常也此形住而性存猶華之有香比身逝而竟去猶葉之墜地雖然人為萬物靈到此得有性也無上陽子曰造化之內無明殼子為卵生煩惱包裹為胎生愛水浸潤為濕生歛起煩惱為化生四生之中各從其類孤鬼不能產鳳明也為人之靈者本性而已性之於人猶烟燭之於火泡漚之於水形存之性猶火之飛焰竟散之性猶漚之歸水此一切人失其真性流浪輪迴萬死萬生迷途相指皆謂如是道人之性則

不然超乎造化之外生以不死死以不死亦唯真性而已守此性如防盜焉敬此性如供佛焉愛此性如護寶焉是故法此性即名法性佛此性即名佛性若見此性即是佛地豈干生死之義乎十四祖龍樹云佛性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無死無生所以悟我性無生死見我性無地獄修我性超乎造化之外也

上陽子金丹大要越格卷之十五

上陽子金丹大要起宗卷之十六

紫霄辭宮上陽子龜子陳致虛撰

卷二

見性成佛

上陽子曰威音王已前這一段公案不在左右不在偏傍不在中間不在外當其時也既無師匠又無宗旨七佛且未出世彌勒尚未下生此一大事出模走樣照天際地哆哆和和之後佛已在世人具足箇箇分明了也爾來到今而一切人將自己的別了尋問他人且道他家底事豈容你知猶你家下之事容他知否所賴先哲慈悲開示祖祖單提達磨大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過則了豈唯後人愈行愈遠總將日用現前一切不問却乃千思萬想向那邊覓而欲見性成佛此輩可深惜哉豈比天人師明星出時成佛了也弟子再拜稽顙問曰傳云釋迦生下周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唯我獨尊若是則世尊生而知之者也上陽子哂之曰非也曰敢問所以曰釋迦文師瞿曇乃得金丹之道修之而證佛也以其修金丹而成

仙故曰金仙蓋金丹者二八兩之強氣也二八合成一十六兩故云丈六金身世豈有天生自然之釋迦者乎曰唯我獨尊復從何來曰此佛法之謂也曰敢問所以曰後之佛祖將此語題以為公案因謂之佛法使後之學人蘊利根上智者以此公案常題常拈照破自己脚踏踏實而明心焉而見性焉轉相悟入因之仍之佛祖繼出各呈面目形容蓋多語殊意合是以非理可釋思議不得或以小而喻大或以賤而比貴不涉程途難堪訓誨大根器識一見了然明白更不驚疑直下承當有何言句下士愚人思致不能得擬議又不是只得妄云此乃葛藤之語也若有問其如何謂之葛藤則謬云即禪機也如此宛轉支離却不完竟佛法實事所謂葛藤禪機之語者乃箇外之浮辭而為佛法之喻也唯大智慧意則去其口頭之虛論而見其佛法之真實也下愚之人誑談鋒辯至有公案非理可釋去處則去禪機也彼以禪機為辭之屬底如百尺竿頭不復可進又安知有佛法哉

弟子進曰佛法者世尊以靈驗而示人乎抑以天龍護衛之神而見之手曰皆非也此乃常人所談之佛法也今夫生死禍福影響靈驗幽冥報對浮辭彰虛以示於人者此之謂常人之佛法也若真實佛法唯靈於已倏忽廣大變通須臾而復自在延能過人之過而亦自知其過此為真實佛法也蓋真實佛法聖凡不敢一窺況可以示人乎若真實佛法則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不得況云天龍見之手曰如此則佛法之大唯世尊能有也曰世尊已無佛法唯人有佛法曰人之佛法復在何處曰挂向太虛壁立萬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曰有靈驗否曰顯大神通靈大法雨撐天拄地作佛成仙古今專生殺之權頃刻有感通之便是十翼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鬼神不敢視邪惟不能憑所以破靈障云本是泥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諦觀此語豈非大靈驗乎何者是人之佛法曰人以性為佛法曰既以性為佛法則諸佛祖一切常人皆以見性而成佛是不必於金丹之

道也曰否曰何謂也曰一切常人且不知性為何物而假言金丹之道乎曰一切常人唯不知性而諸佛祖是見性而成佛也曰否曰請問其義曰子不知夫達磨之說乎昔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固有其道矣蓋道之一事不可得而形容思議者也如之何可以立文字且人心不可得而聞見者也如之何用直指人之性即真佛者也如之何待見而成乎此即老子觀妙之道也是以達磨下工於長蘆於少林修鍊是云金丹之旨即達磨直指之旨即釋迦獨尊之旨即迦葉所受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之旨即馬祖非心非佛非物之旨即六祖共永嘉無生無速之旨即龐居士悟一口吸盡西江水之旨即藥山一物不為頭之旨即丹霞燒水佛之旨即石鞏弓背之旨即趙州蘿蔔栢樹子喫茶之旨即歸宗先天為心祖之旨以至山河大地拄杖利竿棒喝露柱燈籠佛殿山門庫堂金剛王寶劍洞山麻三斤石霜百尺竿俱抵脂頭禪黃龍赤斑蛇烏窠吹布毛法

燈天真佛法眼透聲色思和尚米價蓮布納浴佛僧奚仲造車舟上座搖扇雪琴鞋毬雲門胡餅益官扇子青平糞土為山水枯木山打鼓秘魔持叉香嚴擊竹首山竹篋仰山拂子以至頂門拳肘看眼鼻尖米粟絲毫釘鞋木履清風明月曉鐘畫角芥子須彌園蓬漆桶銀山鐵壁葛藤寒松黃花翠竹枯椿乾檝古澗寒泉源頭路口翅鳥獅兒大雄猛虎牛車羊角狗子猫兒胡孫鼯鼠此等公案備難悉數莫不皆是見性之旨也上陽子復謂弟子曰從上祖佛做模打樣百般遷就托物立名為一切人指箇真實佛性之處然其各隨方便而說謂之隨方結緣而一切人不到性地及為多事如引過河之綱未提其綱若牽織金之花不編其綜吾今分明指出了也似風雲雷雨暮然黑暗須臾散去紅日當空誰不見了恐你諸人以光明之眼如翳障了以習慧之性為塵撲之一向弄舌頭不顧損神氣是又不是修又不修如此蹉過走破脚跟下皮肉賺到老來可惜了也此來說禪者明

立高產聚眾問答口頭活弄性地蒙迷以辯論敏捷為能所以多記公案為明了人示以一指隨以二指應或而向下他即健上或云眼前即疑背後或轉脚跟他便走了似此捏偽那知真實此為設辭應敵豈能見性明心如與聾人覓物相似與之索蛤蟬乃掬水指令下鞍聲反勸馬指向下聲過拾芥雖云近傍不遠孰知所差太多此乃聾人誤聽強猜者今一切人本皆聰識見物如蔽若彼聾人強猜妄聽其中以誤為悟能有幾人不免再為諸人各各現箇本來面目這回真只又做箇朦朧底人也圓悟云父母未生以前淨保保赤洒洒不立一絲毫及乎既生之後亦淨保保赤洒洒不立一絲毫佛祖慈悲與言至此欲為世人作箇指蹤極則而一切人既聞此語便以保保洒洒為伶俐活看却不

洒洒不立一絲毫此言殺過則了利根之士即於見前早辨一箇入頭之處安有不明了我吾之說此者非但為汝諸人提題括起亦使叢林禪僧天下一切人誦此金丹大要究竟起宗釋教如惡夾鏡相似人立其中若頂若尾若背若面不必求人莫不自見如今多少住禪刹者不知禪是何物率三二百人或至千數餘眾唯只頑坐禪棒夜巡渴睡者辱日則限以規程何暇見性夜則勞神廢寢安知真佛此謂一盲引衆盲也豈不聞大慧云一種杜撰漢脚跌下不實只管教人攝心靜坐坐教絕氣真可憐憫六祖又云長坐拘身是病非禪石霜禪師堂盈千數長坐如杌識者呼為木象據多三藏師於曹溪大鑿一日見僧給卷而坐歲即前喚之曰我西域最下根者不儘此見為祖南岳住菴日唯坐禪以求成佛讓禪師故將靴於菴前磨祖云何為曰磨作鏡祖曰磨鏡豈能作鏡讓曰然坐禪豈能成佛為祖頓悟言下得旨昔玄沙因共雲季論佛法舉云世間闢一丈古鏡闢一

丈沙指火鑪云關多少峯云如古鏡闌沙云
 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從那到今有輩禪流
 因名行脚搖唇識解不知落處走過叢林踏
 破了草鞋不肯認他脚跟如之何是點地處
 佛祖大慈大悲指出禪名使人覺悟如東禪
 西禪南禪北禪圓通禪廣佛禪圓學禪真佛
 禪無位禪如來禪祖師禪大方禪城市禪脚
 跟禪龍女禪蚌殼禪老婆禪新婦子禪一味
 禪指頭禪皮可漏子禪口鼓子禪琉璃瓶子
 禪千名百樣惟要世人早自見性今世衲僧
 以頓寂入涅槃為終世過化之契辭是為明
 眼所唾棄不惶愧彼安得知涅槃之際是衲
 僧脚跟下求向上之事也又稱僧名唯求下
 字何乃諱上而不諱下者乎不認佛禪欲人
 見性以下為體人却不知性是身中之物迺
 以性為見解智識猶認靈臺以為心地不悟
 靈臺即是性也世人孰肯若良遂者我良遂
 再見麻谷眼下見性瞞他不得出謂眾曰諸
 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為他
 諸人或出或入向六根門頭做盡顛倒良遂

故云總知而良遂之所知者乃真佛也諸人
 難識得真佛所以云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也
 今爾諸人遂知得否時諸弟子因知所措上
 陽子曰甚夫性之易見也信夫人之難悟也
 汝來且道性命是汝自家底吾已擊破面皮
 為汝說了汝尚不知性為何物命為何事若
 不就你心上體認去却只於語言文字裏話
 會待將你舌頭講了有甚干涉吾又再四與
 你呈露無一肯認若得掀倒禪床則敗關了
 今復為汝討條活路做箇了也夫此一事不
 過是箇有為法也昔者神人商家以有為之
 法欲投老子乃先示以柔弱之道遂因吐舌
 老子即悟曰古柔齒剛此是有為之法也夫
 有為之法者須知甘露之門掣電之機故世
 尊云夢幻泡影如露如電謂之有為法也而
 一切人聞甘露掣電之說則謂露電是天上
 落來底夢則以為睡中所見幻則以為化凡
 易脆泡則以為水上浮漚影則以為相因而
 出皆非者也凡此皆是妄猜謬度不向分內
 以求真實也世尊是大聖人豈肯空言開論

無益者哉所說皆指實事令人各自見性其
 用意處言近指遠以大喻小上士聞之一言
 千悟一切常人任佛說到下梢反以為禪機
 之語言也爾時眾中忽一弟子若脫了桶底
 子相似豁然大悟眼下見性驚喜過望即前
 伏地稽首而言謝師慈憫開我愚迷指以非
 佛之佛而說非法之法弟子萬劫千生遭逢
 如是群疑妄想一切釋然猶暗然炬外內洞
 明又如傍水觀影上下俱見真實而希有也
 上陽子知其根器不淺乃曰來汝所悟者是
 汝性也汝性非性汝心非心即是心性即
 是性性非汝心非汝性汝誠為我言汝實
 性應時答言弟子鄙見性即云心性即云心
 心無所心性無所性性亦非心心亦非性性
 非心心非性性性非心心非性性無
 有心心無有性性本無心心本無性性則言
 性心則言心心若有性即非佛心性若有心
 是名佛性佛性我性是真實性我心佛性是
 妄想心心若妄想即不見佛性若真實即是
 真佛更乞我師慈悲開顯真實妙義上陽子

曰汝於佛法惟只八成吾今告汝兩下圓滿
名何云心有肉團心有虛空心此虛空心是
名何心是金剛心是涅槃心彼肉團心復名
何心是妄想心是煩惱心世人思慮總皆執
著故是為障礙心有障礙因緣不來因此無
緣輪迴生死若金剛心若涅槃心是虛空心
此虛空心即智慧心即真實心上士一聞發
大智慧勇猛精進是云真佛此真佛心是堅
固心是成就心是圓滿心是真佛心是真人
心此一切心歷劫不壞被一切心爭愛貪著
見色迷戀聞聲驚怖是非分別無有窮已此
一切心凡所見聞如不動霹靂大震如如
不動況彼聲色豈能動搖生死岸頭如如不
動況彼水火豈能焚漂如金剛劍有大精進
如百尺竿直而不屈盡世甲兵無能摧折此
精進心有大有猛諸天及人見此精進歡喜
無量假此精進成佛作祖云何名佛是虛空
心云何虛空而名真佛此虛空心懸崖壁立
智慧精進倏爾變通因爾虛空前無所進後
無所退執者不得思議不及是云真佛亦云

法身緣此法身住虛空中得大解脫得大自
在遍十方界廣大神通故云南無十方虛空
常住三寶離此三寶無有法身離此法身即
不明了此法身外更覓何心更覓何性若有
所覓即不見性為不見性肉團心起六賊煩
擾世以此故猶夢中夢無有了期唯覺是了
真佛之心常如夢覺智慧靈明無有顛倒大
修行人以此為悟悟無不了悟即進修若大
智慧心即云佛若大了悟佛即云心若大解
脫非心非佛若大因緣即心即佛此心即性
此性即佛性佛不離佛性明了上陽子曰性
由自悟命待師傳演禪師云悟了須是過人
悟了若不過人十箇有五隻杜撰子不聞盧
惠能者手惠能是新州樵夫年已半百聞客
誦經頓見佛性致母出鄉遠叩黃梅五祖纔
見數語投機使役碓舂經八箇月因聞秀偈
始露鋒鋒大滿授之衣鉢佛法能得指歸又
無法財乃得神會足之又得劉志畧為之外
護遂隱于四會縣獵人之中而下工焉性命
雙修以土制鉛以鉛制汞二歸金鼎却入深

山兀坐修養道成之後潛抵番禺吐風情之
語以顯神通為大宗師是與達磨出處同風
弟子問曰黃梅數百餘人其中豈無一人可
授佛法何乃直待惠能至而授之五祖乃若
是乎曰五祖何幸早得人傳若說是事豈難
數百人中而無一人昔者世尊靈山會上五
千連席且無一人爾道方今之時四海之廣
其真得佛法者復有幾人焉是之謂希有者
也弟子思之再拜伏諾上陽子曰今時修行
的人安知得傳之後無量艱苦方能就事其
所云苦與世不同彼所謂樂此以為懼此以
為得彼反謂失若人於此下箇拄脚是敢保
他有落著處是知神氣一用性命雙修者也
若只見性為是則大鑿何必往黃梅永嘉何
用往曹溪乎是以我師趙真人曰坐禪入定
一件在得牟尼之珠聖胎已成之後謂之抱
一守和知白守黑也謂之面壁端坐修禪入
定也謂之鍊形化氣鍊氣歸神也是名形神
出胎親為佛子已上事也故玉皇集經云頓
悟大乘正宗漸入虛無妙道大乘之道即今

金丹之道也所以達磨有云見此東土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成佛無疑是載巨舟實以衆寶三周寒暑來求大乘之道是知達磨始則見性得法而來終則得丹成佛而西歸是之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時諸弟子皆得解悟再拜而退信受奉行

上陽子金丹大要超宗卷之十六

上陽子金丹大要圖

紫霄錄言上陽子觀吾陳故虛撰

夫三

太極圖



形如雞子

陰陽未分

一陰一陽之謂道黑濁為陰白而清為陽

太極者陰陽之本始天地者陰陽之形體

太極分判圖



陰太極而生陽顛倒用之成丹

先天太極圖



陽太極而生陰五行順則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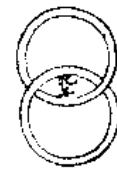
夫三

後天太極圖



夫三

金丹九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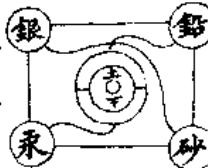
陰陽相交水火既濟

金丹七返圖



黑中有白體變純乾

金丹五行之圖



天一生水水中真陽之氣為黑鉛。乃五金之祖金正位居西不曰金而曰銀者象兌之色白也金本生水修丹之士却於坎中取金者以母隱子胎故也地二生火火中真陰之精為黑汞汞乃朱砂之父汞正位居東不曰木而曰汞者即震官之木液也木能生火修丹之士却於離中求木液者以弦氣所在故也